

风物 深度

## 2022诺奖作家安妮·艾诺：“我就像妓女一样，让那些人们经过我。”

让异物进入，造成小产，让她自由。彻底的自由……



作家安妮·艾诺 (Annie Ernaux)。摄：Leonardo Cendamo/Getty Images

特约撰稿人 白樵 发自台北 | 2022-10-07

---

安妮·艾诺 诺贝尔文学奖

“透过书写那些被文学认定为可耻的事物：如堕胎，超级市场与法兰西岛大

## 区快铁RER，她扰乱文学秩序一如她想要撼动社会秩序。” 《世界报》对安妮·艾诺获奖之评论。

“安妮·艾诺（Annie Ernaux，1940-）在诺曼地的伊夫托（Yevtot）度过童年与青春期。通过当代语言教师会考，她曾是国立远距离教学中心的教授。她现在生活于瓦勒德瓦兹（Val-d’ Oise）省的赛尔吉城（Cergy）。”

没有出生年份，毕业学校，没有得奖纪录，或列举过往知名著作。现在凡是购买昨日揭晓的2022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法国作家安妮·艾诺（陆译安妮·埃尔诺）的任何书籍时，读者在黑白大标书名页与正文前，仅会看到如此简短的、仿佛以地域移动为基准的作者简介。

纵览每年诺贝尔文学奖赌盘，法国代表队内常现两人身影，一是韦勒贝克（Michel Houellebecq），另一名即为安妮·艾诺。相较华语文学圈推崇的韦勒贝克；这名皱纹深邃，留著疏松而散，及肩淡稻草金发的年长女子，并未获得相对的关注。近五十年写作生涯，已出版二十余本著作的她，在华人圈内，台湾出版界仅有四本译作——《嫉妒所未知的空白》（L'Occupation）、《记忆无非彻底看透的一切》（L'événement）、《沉沦》（Se Perdre）与《位置》（La Plac），这些译作的出版日期为2000至2004，如此早期而于今皆已绝版；而中国出版界除了重复的《位置》，另译有《悠悠岁月》（Les Années）、《一个女人》（Une Femme）与《一个女孩的记忆》（Mémoire de Fille）。

年届82岁的她，于法国文学界而言是“作家中的作家”。从何言断？只因在诸多访谈中，许多中生代、新生代法国写作者乃至社会学家，皆不吝于表达对安妮·艾诺的热爱与崇拜。“大概在11岁时，我读到的第一本非以儿童为对象的书就是安妮·艾诺所撰，当时非常激动，体悟到原来书写是这样一回事。”于2009年获得龚固尔文学奖（prix Goncourt）该奖历史上首位黑人女作家玛莉·恩狄埃（Marie NDiaye）这样讲。

中文或可译为“自我虚构”，或“自我的社会学式传记”（朱嘉汉语），又或可同日本以自我暴露为旨的“私小说”传统并论。安妮·艾诺正是此派之尊。





2022年10月6日，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，安妮·艾诺(Annie Ernaux)在园内散步。摄：Johanna Geron/Reuters/达志影像

## “我的书写，是想‘改变’”

那是灰，阴霾未雨，浓稠的灰。

喜好当代欧洲艺文片，或留意法国新世纪电影的粉丝，必定对此种画面有既视感：阴天，漫长的公路，工厂里流水线的单调生活，有人疲惫地从厂房走出，趁休息时间抽根烟。采买，通勤，工作，休眠，谈了一两段不算撕心裂肺的爱，却也不特别。人们在重复中凋零，倦怠，烦闷是阴天。许多法国电影里的诺曼第常被如此描绘，如此氛围，似乎也可说是安妮·艾诺书写传统里的基调，或底色。

“我的书写，是想‘改变’。年轻时甚至想改变文学。”

“以前我曾写过一句话，我就像一个妓女一样，让那些人们经过我。”

这是安妮·艾诺去年底，于《记忆无非彻底看透的一切》（法文书名直译为《事件》）改编的电影《正发生》（Happening，港译《孕辱》）宣传期间，在法国文化电台受访时所言。

韦勒贝克喜欢以庞杂，巨观的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结构，穿插后现代式，令人沮丧，甚至冷感的性做主旋律。而安妮·艾诺恰巧走成了相对位置，她整理自我经验，将身体掏空成叙事容器，让小写的历史反射，弹跳在群众与大写的历史之间，而里面的情感，欲望全然炙烈，是那底层灰上喷溅的星火燎原。

## 爬升社会阶级的痛苦

作者更大的意图，是描绘那些无声的，被消弥在浓厚灰底间的劳动群像。

身为“作家的作家”，很轻易地，可以将她带入进许多当代（有时并不局限于法语圈）的书写脉络。

作品《位置》（la Place）曾令她于1984年夺得法国文学界最崇高奖项之一的荷诺多文学奖（prix Renaudot），从而身名大噪，而书中直击的，便是阶级问题。书中的父亲，是一位从来不去博物馆，只看《巴黎-诺曼第》报，用Opinel厨刀进食，由工人转为开杂货咖啡馆的小本生意者——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国作家卡森·麦可勒斯（Carson McCullers）的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（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）里的南方咖啡馆，只是里头少了打著手语的聋哑人士，与太显著的边缘者们。

也是这名父亲，直言“书本、音乐对妳是有益的。但我不需要那些东西过活。”对于往智识之途前进、藉文凭脱离命定环境的安妮·艾诺，那从小父女间的鸿沟与距离，是最令人心痛之所在（1997年出版的《羞耻》亦延伸此主题）。“在一个六月的周日下午开端，我的父亲曾想杀了我的母亲。”她如是开启此作，探讨爬升社会阶级的痛苦。

此书也不仅只著墨于父女两人，作者更大的意图，是描绘那些无声的，被消弥在浓厚灰底间的劳动群像。



## 坦诚直率的肉体经验

她整理自我经验，将身体掏空成叙事容器，让小写的历史反射，弹跳在群众与大写的历史之间，而里面的情感，欲望全然炙烈，是那底层灰上喷溅的星火燎原。

此路线继承者，可例举以《儿子的历史》（Histoire du fils）一书于前年获得荷诺多文学奖、现年60岁的玛丽·海伦·拉冯（Marie-Hélène Lafon）。出生在法国南方的她，自出道以来的关注对象，即是身影被资本主义削得越来越薄，渐趋透明的当代务农者。作物价格受全球经济体系牵连，产业机械化，农村青年人口大量外移，那些剩余的、年老的孤零之人，他们那些未被言说即凋落的私历史，笼罩在晴好，空旷，阳光充满的南方之地。

同样浓烈的，是两人作品中形而上或实质的“肉体感”，玛丽·海伦·拉冯曾说，每一个词汇与句子，都像从创作者肌肤骨骼中撕扯下来的。

荤素不忌，坦诚直率的肉体经验（临床的，享乐的），亦是安妮·艾诺从私人经验提炼出的绝佳素材。

“Autofiction”是法国作家赛尔吉·杜布罗夫斯基（Serge Doubrovsky）针对1970年代小说《儿子》（Fils）的自我诠释。中文或可译为“自我虚构”，或台湾作家朱嘉汉形容的“自我的社会学式传记”，又或可同日本以自我暴露为目的的“私小说”传统并论。安妮·艾诺正是此派之尊。

除了分别以其父母亲为主要描绘对象的《位置》与《一个女人》。进入1990年代与千禧年后，她更出版《简单的情欲》（Passion Simple）、《沉沦》，两部以苏联已婚外交官员为对象的外遇纪录。除了一般常见的内心独白，安妮·艾诺更以当时较少被揭露的后更年期女性情欲，刺探社会对此议题的接纳度。

## 女性：堕胎之权利

她曾将长长的钩针刺入阴道，希望能将胚胎除掉。

《记忆无非彻底看透的一切》（l'évènement）更以肉体为刃（〈书写如刀〉为安妮·艾诺与菲德里克·伊夫·惹内的对谈集名称），直击过往的封建政策。

千禧年前，一个诊所，许多等待叫号的脸色。有黑人，年轻男子，年轻女性伴侣两人等许许多多。她等著被叫，被通知。等待获得是阴性或阳性的爱滋病检验结果。

此景唤醒一段记忆，那是1963年10月，仍于高等学校就读的她，得知自己怀有身孕，在一场简单的夏日恋曲之后。她并不打算要这孩子，却因为政府当时的反堕胎法，求助无门。

她找过许多诊所，那致命的疑问始终挂在唇边。她终究无法当面提及，那能引起牢狱之灾，甚至让医师吊销职照的致命问题。她曾将长长的钩针刺入阴道，希望能将胚胎除掉。她在冬季的滑雪场发狂似地刻意反复跌倒。最后，透过迂回的人际网络，联络到另名堕过胎的女孩，那女孩给了她一个巴黎十七区的护士名字，与一笔钱，好让她能够张开双腿，让异物进入，造成小产，让她自由。彻底的自由。

难以想像1975年西蒙·维尔（Simone Weil）推动核准堕胎法近五十年后的今日，《记忆无非彻底看透的一切》里血淋淋的处境，在世界各地依然存在，如以天主教为国教的波兰，甚至崇尚自由的美国于今年移除联邦体制下对堕胎的保障权利。



作家安妮·艾诺（Annie Ernaux）。摄：Sophie Bassouls/Sygma/Sygma via Getty Images

## 辐射出法国集体记忆

从二次大战后，一路行经消费主义，新资本主义，极端自由主义等不同社会风景，沿途中，穿插私人絮语，好回应，钩织那些旧日里的平凡时光。

真实与虚构互涉，万物交融后的模糊边界，漂浮著半透明真相。而那薄薄的，未能完全穿透之层，是保护膜，也是好让叙述者不受过往哀伤淹没的透气层。随著安妮·艾诺的脚步，更多作者敢于为小写的自我发声。

今为巩固尔文学奖评审之一的卡蜜尔·罗伦斯（Camille Laurens）亦是“自我虚构”的佼佼者，无论是处理婴儿出生便立刻死亡的悲怆记忆，童年受侵犯过往，或是后更年期于社群网路捏造虚拟帐号与年轻男孩大谈网恋，被写作同侪瓢窃后的打击等经验，皆让人过目难忘。

去年入选巩固尔终审最后名单里的克莉丝汀·安果（Christine Angot）更仰赖此文类，阐述年轻时与父亲的乱伦关系。#MeToo运动五年间，许多揭露文坛，政坛要角性丑闻的小说纷纷出笼，但或许因此文类在法国扎根甚久，读来并未让人有仓促成事之感，阅毕反而格外敬佩创作者们，在这既有的文学形式之下，破枷锁，扯封印，伺机开绽解放之花，姿色优异令人赞叹。

今年甫出版新书《年轻男子》（le Jeune Homme），安妮·艾诺从小她三十岁的年轻情人谈起。“我的身体不再具有年纪。对于我，需要餐厅里邻桌客人们斥责的眼光来赋予它意义。这目光并未赐予我羞耻感，反而让我决定，不再隐瞒一个，与足以当我孩子的男人之间的关系。”透过爱与肉，经历多种情感与时间辩证，作者令人动容所结：首要满足的欲望，是书写生命。

2008年的《悠悠岁月》（les Années）为她晚年的集大成之作，从围绕周日午间的家庭聚餐谈话，辐射出法国集体记忆，从二次大战后，一路行经消费主义，新资本主义，极端自由主义等不同社会风景，沿途中，穿插私人絮语，好回应，钩织那些旧日里的平凡时光。

“透过书写那些被文学认定为可耻的事物：如堕胎，超级市场与法兰西岛大区快铁RER，她扰乱文学秩序一如她想要撼动社会秩序。”这是世界报对安妮·艾诺获奖后的评论之一。

每个国度都有一名媚行者，她们拖著不同颜色的身影，长长的。她们走得老远，只为了让之后踏上同条道路的扬眉女子与烈佬们，能更舒坦，自在地行走，言语，存在。

